

部派佛教的一支上座部、大乘、金剛乘雖然成立有先後之別，但都流傳至今，成為佛教的三大支派。在佛陀及其弟子的時代，主要在恆河中游一帶傳播教法。西元前三世紀中，孔雀王朝阿育王統一印度，以國家的力量，積極護教，使佛教勢力遍及全印

度。其後經僧侶、使節與商旅之東西往來，傳往亞洲各地。大約可分南北兩路：南傳系在阿育王時代就由印度傳至斯里蘭卡、緬甸，後又及泰國、柬埔寨、印尼等東南亞諸國。北傳系由印度經中亞、尼泊爾傳入西藏以及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等地。整體

而言，因傳入年代不一，與種種歷史因素之影響，各地信仰之教派亦殊，南傳系統的斯里蘭卡與東南亞的中南半島多篤信上座部，北傳系統的中國、韓國、日本與越南遵行大乘佛教，西藏、尼泊爾等喜馬拉雅地區國家與蒙古則信奉密教。



圖一 佛立像 巴基斯坦 斯瓦特 八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特展四十八件金銅文物來源地域分布廣泛，時代跨度亦大；以空間而言，西起巴基斯坦、東到日本，包括南亞的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東南亞的緬甸、泰國、印尼、柬埔寨及東亞的中、日、韓三國。以時代而言，上起西元二世紀下至二十世紀、上下將近二千年；體現發源於印度之三大宗教傳統之各個面向，其中以佛教為大宗，含括小乘（上座部）、大

乘、金剛乘等各支派造像。計有南亞風格文物二十一件，東南亞風格文物七件，及東亞風格文物二十件及二〇〇六年捐贈之西魏石刻坐佛四面龕像一併展出共二十一件。包羅萬象，森然備具，展現亞洲多變的文化內涵。印度為佛教、印度教與耆那教之發源地。佛教自西元前六世紀釋迦牟尼創始以來，經歷了三個主要轉換時期。在釋迦所奠定的初期佛教的基礎

上，西元前四世紀左右發展出了部派佛教，即習稱的小乘佛教，追求解脫生死輪迴、斷盡一切煩惱。興起於西元前後的大乘佛教，不以個人覺悟為滿足，講求自利利他的菩薩道精神。而興盛於七世紀的佛教密宗，又稱密教或金剛乘，在大乘佛教的基礎上，以手結印契、口誦真言、意觀好像等身、口、意三密修持聖俗一致的神秘主義，強調迅捷成佛。

## 永恆的回歸——記法象風規特展

聞名於世的金銅佛收藏大家彭楷棟（新田棟一）先生，生前捐贈三百五十八組金銅文物於本院。二〇〇三年林前副院長柏亭先生赴日點收，臨行前，九十一歲高齡的彭先生言：「還有一批佛像，暫留身邊伴我安度晚年，將來仍繼續捐給你們」。本次特展遺贈文物，即先生恪守諾言之風規。

賴依縵



印度教是在印度遠古以來傳統吠陀思想的基礎上，融合隨著歷史產生的各種儀式、制度、教義、風俗習慣等各種傳統之總合性宗教。西元前四世紀左右印度教萌芽，但在西元四世紀才逐漸興盛。就神格而言，尊重保護之神毘濕奴與破壞之神濕婆，兩者與創造神梵天被尊為宇宙運行所遵行之原理，確立一體三神之教理。印度教造像多不出以上三神格之各種化身

與其眷屬之造像。

西元前六世紀，與釋迦牟尼同時或稍早的大雄，在前代祖師們奠定的基礎上，創立耆那教，即一般漢傳佛典裡提到的裸行外道。主張無神論，以非暴力及斷食等苦行主義為解脫業報輪迴之要法。分為與社會傳統調和、較寬容之白衣派，與嚴守教義之空衣派（裸行派）。尊崇二十四位祖師，其中第二十三代巴溼伐那陀與第

二十四代大雄為確實存在的歷史人物。耆那教造像主題單純，主要表現歷代祖師之苦修，西元一世紀上下開始塑造祖師形像，此與佛教開始造佛形像的時期相當。因為其教義徹底強調不殺之觀念，尊重即使極微細生物之生命，例如移步亦被視為有殺生之可能，因此耆那教實行僵直挺立、或結跏趺坐不動之苦行，其造像主尊多以此二種靜態姿勢為主。依其教義，



圖三 彌勒立像 巴基斯坦 古犍陀羅 三至四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初期佛教，尊崇釋迦牟尼佛及其補儲未來佛彌勒菩薩，再加上包括釋迦在內的過去七佛，成為以時間為縱軸的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佛思想。到了大乘佛教時期，因多種多樣教義的開展，產生在同一時間、在其他淨土說法之無數諸佛、以空間為軸的十方如來的思想，及襄助諸佛弘法利生的許多菩薩。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與東方琉璃光世界的藥師佛，

是其中最著名的兩例。而代表性的菩薩有慈悲化身的觀世音菩薩、智慧化身的文殊師利菩薩、及大願大行的普賢菩薩等。到了密教時期，除了大乘佛教本來存在的尊格，另導入印度教的神祇或創造密教特有之尊格，產生了「明王」等護法尊，並且將愈趨複雜的教理圖示化，產生聖眾井然有序集會的曼陀羅。亦崇拜女性再複製的豐饒力，女尊造像流行。此外，佛教

除了佛、菩薩及護法明王還有「天」部，原來是印度固有信仰的神格或婆羅門教之神祇，被採納吸收成為佛教護法神，以四天王最為著名。佛陀為覺者，菩薩（菩提薩埵）則指上求菩提、下化眾生之行者；而明王是威力強大的咒語：「明」（vidya）的擬人化尊格；天部則因為居於佛教宇宙論之天界而得名。佛教最初造塔供養禮拜釋迦舍利遺骨，有意識的避免造佛形像，到西元一世紀左右的貴霜王朝，南亞的犍陀羅、秣菟羅地區開始造像，為身穿袈裟的僧人形象，不戴任何裝飾，以佛的三十二好相之隆起肉髻、眉間白毫、掌中千幅輪、金色身相等表現其超越性。而菩薩像則以釋迦開悟前印度貴人的太子形象為典型，頭戴華麗頭飾、批巾帛、著長裙，各種裝身具嚴飾。大、小乘尊像皆慈眉善目，但七世紀以後密教出現了憤怒相明王，並有多首多臂表現諸尊法力無邊的造型。而天部造像則多以印度上層階級之貴人、武將、力士形象為主要典型。



圖二 釋迦佛坐像 斯里蘭卡 九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斯里蘭卡釋迦佛坐像（圖二），威儀堂堂，端正莊嚴，展現典型錫蘭造像傳統之高峰，為阿努羅陀補羅朝後期代表佳作。明代洪武丙子年（一三九六）紀年的釋迦佛坐像（詳見本期頁六十二，圖三），是明代初期紀年造像之小品。最後，釋迦牟尼苦修像（詳本期頁六十三，圖四），除了體現日本淵遠流長的鑄銅工藝技術，也側寫了日本近代以來，從宗教性的佛造像，進入以藝術性為主體意識的現代



圖七 四臂毘俱胝 東印度 九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菩薩半跏像 西北印度 八至十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雕刻時代的來臨。  
十六件菩薩以彌勒與觀音造像為主，前者之流行時代較早，而與後者有關之信仰自古以來流行亞洲各地，此點亦反映在遺贈文物。時代約在西元三或四世紀，巴基斯坦古犍陀羅地區之青銅彌勒菩薩立像（圖三），精采保留了從希臘、羅馬傳來對人體骨

骼與肌肉結構的重視。一到五世紀興盛的犍陀羅佛教藝術，青銅質地的單尊像極少，此像為該地青銅鑄像最古遺例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與觀音有關之眾多造像，有中國隋末唐初，手持楊柳、淨瓶的觀音菩薩像（圖四），以及應為觀音的韓國統一新羅菩薩立像（圖五）。以及從觀音早



圖五 菩薩立像 韓國 七至八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觀音菩薩立像 中國 隋末唐初 七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祖師已證得完全解脫、不以任何形式存在，因此耆那教信徒造像，非為祈求利益，只為緬懷前人、自勉惕勵。  
彭老先生晚年留在身邊的此批金銅佛像，以上座部、大乘佛教造像為大宗，僅有少數密教造像，但為精緻小品。有十四尊單尊佛像，除了少數無法確定品名者，全為釋迦牟尼佛，體現老先生孺慕釋迦之情。有誕生像、禪定像、苦修像、降魔成道像等，分別由亞洲各地巧匠所造。其中北魏佛坐像，為少見的尺寸較大的中國早期金銅佛（詳本期頁五十九，圖一），為本院楷棟堂北魏太和元年釋迦佛像之外，另一彌足珍貴之中國早期造像。此外，老先生逝世前捐贈之坐佛四面龕像，此次一併展出，為難得的西魏紀年（五四八）石刻造像（詳本期頁六十一，圖二）。臉形圓潤可愛，但體軀健碩的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區八世紀佛立像（圖一），上承西北印度犍陀羅之造像傳統，但明顯受到笈多美術影響，為印度地域佛教工藝傳統互相融合創新之佳例。九世紀

展場巡禮

■ 永恆的回歸—記法象風規特展

(圖十)，但內容熱鬧豐富。耆那教造像以二十四位教主(渡津者)為主，第二十三世巴溼伐那陀背後以七頭龍王護法為標誌，活動時代約在西元前八世紀左右。主尊胸前有著那教特有的菱形標幟，定印結跏趺坐於獅、象撐舉的寶座、左右有持塵尾與果的脇

侍、寶座兩邊有象頭神及女樂叉護法，其側邊另有吹笛的樂天等。主尊雙眼原應嵌銀，所坐軟墊原亦應鑲嵌彩色礦石或銀。精細繁縟，充分展現十至十二世紀西印度地區的工藝水平。今磨泐，應為世代澆香湯或撫摩聖像儀式所留下的歷史印記。配合老



圖十 巴溼伐那陀龕像 古加拉特 十至十二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先生生前贈與本院的數件耆那教造像，可擴大國人對此相對陌生之印度精神文化的認識。總結而言，遺贈文物具體而微展現亞洲十多處地域豐富的精神文明，及亞洲多元文化所創造的多采斑斕藝術。

本院今年六月派員赴日押運遺贈金銅文物回台，責任半年內開辦展覽與出版圖錄，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讓國人儘速親炙老先生遺愛。這批晚年陪伴彭老先生的金銅造像有一特點：尺寸都不算大，與世人熟知、教科書所載，置於廟堂等公共空間，動輒一、二米高之沉重雕像，甚或摩崖巨像極為不同。這些小像過去或多用作隨身攜帶、或奉納於靜室，是親近的精神寄託。小像雖小，但比起大像，或許承載更多人世最深切的反照與願望，撫慰心靈；或許因此，老先生選擇這些文物伴其安度晚年。期望特展參觀者，亦可淨心體會金銅小像藹藹含光的內蘊。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期形象衍生出來的手持蓮花尊像，應為度母半跏像(圖六)，具有典型西北印度斯瓦特地區風格。主尊之頭光與脇侍合鑄於一可拆卸之背板，其應非出土時之原配件。而出自東印度的毗俱胝(圖七)則為觀音脇侍，傳說生於觀音嫌惡毀謗正法者、憤怒皺起之額。佛母一面四臂，間錯銀與紅銅，製作細緻。而毗俱胝像與日本近代雙身毗沙門天王像(圖八)反映了密教傳統在亞洲各地之歷久彌新與儀軌繁複之內涵。

文物中與印度教有關之造像所涉地域北到喀什米爾、南及爪哇。有爪



圖八 雙身毗沙門天王像 日本 十七至十九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哇之濕婆神像(Shiva)及其諸子之一、出自巴基斯坦或北印度的戰神像(Skanda)；與應為毘溼奴(Vishnu)眷屬之八世紀輪寶像(Cakrapurusa)(圖九)，印度中古時期，只有喀什米爾等少數地區仍保留將毘溼奴的武器「輪」與「棒」擬人化成為脇侍之傳統，此即一例。

本次展覽只有一件耆那教文物，巴溼伐那陀(Parshvanatha)小龕像



圖九 印度教神祇立像 喀什米爾 八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